

集全球媒体经典华章

意林
精·选·要
系列

荟天下名家生命之思

意林[®]生命卷

以雄浑壮美的故事鼓舞你我的生命读本

生命之魂

《意林》杂志社 编



未来出版社
FUTURE PUBLISHING HOUSE



鼓舞你我的生命读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林.生命卷:生命之魂/《意林》杂志社编著.--西安:未来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417-4081-7

I. ①意… II. ①意…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1489号

信·望·爱系列丛书 意林·生命卷

选题策划 尹秉礼 顾平
丛书统筹 王元 王小莉 王立莉
责任编辑 王元
特约编辑 王征彬 吴蕾 赵小霞
美术编辑 董晓明 岳红波
技术监制 慕战军
发行总监 陈刚 李振红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西安市丰庆路91号 邮编:710082

电话:029-84298551 84288458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7-4081-7
定 价 20.80元

启 事

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作者及译者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意。请作者及译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塘商务大厦1501室《意林》编辑部
(100022)

电话:010—5190860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集全球媒体经典华章



荟天下名家生命之思

意林[®]生命卷

以雄浑壮美的故事鼓舞你我的生命读本

生命之魂

《意林》杂志社 编



未来出版社
FUTURE PUBLISHING HOUSE



CONTENTS 总目录

万物有灵

找水的沙龙兔	程刚	005
一只叫杜戈的鸟	张树义	006
伤逝	矫友田	007
末日	迈茨勒 编译/李起	008
风流草	孙君飞	009
母羊的眼泪	阿拉旦·津尔	010
獾的礼物	苏珊·华莱 译/杨玲玲 彭懿	011
细节	上善若水	012
流浪鸟的尊严	彬彬	013
麻雀的铁骨	牟丕志	014
背负太阳的羊	矫友田	015
斑马迪露	陈俊	016
我的“阿思那”白马	刘燕	017
母狮爱尔莎传奇	乔伊·亚当森 译/张雪兰	018
动物葬礼	张哲	019
狗娘	江薛	020
夹竹桃上的螳螂	矫友田	021
胡狼的爱情	唐朝	022
树	谷村俊太郎	023
狮王生死情	王文轩	024
它们多么美好	普里什文	025
难忘一只流浪猫	蔡丽娟	026
香椿	张晓风	027
藏斐尼玛	张祖文	028
蚁与蝶的生死之交	石旭初	029
苏拉和苏娅的故事	孔朝伟	030
向生命鞠躬	张强	031
狼，生而尊严	凯恩·米特尔	032

蟹蛛	法布尔	033
别怕，安妮带你回家	美丫	034
鸟	梅朵	035
那只叫做“米莉”的猫	朱砂	036
以动物为师	陈鲁民	037
信天翁科比的救子计划	左刀刀	038
奔跑的美洲狮	熊清	039
瘸腿鹿王	金文吉	040
老山羊	龙侠	041
我家的妞妞和闹闹	李宇清	042
树木的美感	李汉荣	043
豹王之死	陈俊	044
松鼠的幸福生活	梦亦非	045
哨鹿	张港	046
来自蝴蝶的一个吻触	张丽钧	047
狮子的死亡姿态	何小龙	048
马的尊严	徐朝夫	049
鹰祭	唐栋福	050
蝉的涅槃	谈海蓉	051
二战传奇“熊大兵”	谢来	052
寂寞老猫的悲伤圣诞	丰铃	053
牛鼻	小丸子	054
蜘蛛的哲学	贾怀东	055
爱的旅程	晨义	056
骆驼泪	吴旭涛	057
谁说鳄鱼不流泪	麦兜兜	058
第101只鸿鸭	小卷	059
老獾	矫友田	060

风中奇缘

一棵橘子树	袁倩	061
山羊兹拉特	辛格 译/刘兴安 张镜	062
一只黑犀牛的爱恨情仇	何李	064
聋哑小狗贝琪	千花	066
鸟儿会喜欢什么	弗洛斯特	067
荒原义犬	马文秋	068
蝙蝠	舒婷	069
我给狮子当“妈妈”	佚名	070
人狗情未了	艾伦·帕顿 编译/吴惟	071
蓓姬和她的狼	编译/邓笛	072
达拉墓碑	凌仕江	073
葛林费尔的四条狗	龙魂	074
骆驼兄弟	孙香我	075
荒原，那只小鹿	黄越城	076
小狗布鲁	许永礼	077
起死回生的猫	阿诺德·费恩 编译/李洪涛	078
最后的荒野	范江媛	079

向海豚敬礼	格拉芙·兰帕德	080
挂念一只蜘蛛	蔡永康	081
暗战	葛闪	082
野狼	聂还贵	083
丫丫	周凡恺	084
猫咪的午睡	苏小竹	085
人牛浴血战黑熊	林行	086
蝉声	田禾	087
我和黑颈鹤有个约会	凌仕江	088
渔神	编译/曾庆宁	089
月光下的郊狼	译/青冈	090
流浪的狗	陶沙	091
孤独的牧羊犬露斯	译/萧雪桦	092
狗儿幸运	编译/刘世佳	093
巨獭卢卡斯	陈俊	094
阿拉斯加的慈悲鸟	编译/沈湘	095
伊吾神马	贤雕	096

生命悲歌

赞美这一天.....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097
 “美人鱼”的生命绝唱..... 王春华098
 死在兔岛上的狼..... 吕金华099
 用尊严之血洗涤蒙特利尔草原..... 苏梓100
 鹰..... A·雅申101
 冰上情义..... 邓祚礼102
 布拉特岛的王鱼..... 星竹103
 狼啸..... 曾嵘104
 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 迟子建105
 猴战士..... 沈石溪106
 自由的雨燕..... 顾城107
 鲤鱼..... 魏继新108
 燕子..... 曼杰施塔姆译/吴迪109
 纪念一匹狼..... 李丹崖110
 天真的豹子..... 朱耀华111
 最后一次飞行..... 王贞虎112
 一只燕子的死去..... 马德113
 玛塔之死..... 阿斯塔·鲍恩译/曹雪珍114
 那冰原上的威德尔海豹..... 包光潜115
 死亡地带..... 老树116
 蛇..... 玛丽·奥利弗译/杨子117
 母狼新月..... 陈俊118
 雪狼斯巴鲁..... 陈俊120

烈马..... 姜雨蕊121
 一个士兵和他的豹女郎..... 白山122
 莱卡的太空邂逅..... 陈文茜123
 鹰的飞翔..... 彭托皮丹译/宋念申124
 生命传递的悲壮..... 杜文如125
 牛羚卡拉的悲哀..... 陈俊126
 狼的故事..... Summer127
 老马威尼..... 沈石溪128
 梧桐树..... 丰子恺129
 最后一头战象..... 沈石溪130
 虫鸣..... 狄金森译/余光中131
 狼王梦..... 佚名132
 金钱豹的故事..... 樊富庄133
 残疾豹..... 沈石溪134
 最后的温暖..... 王虹莲135
 鲨..... 迪诺·布扎蒂尼译/安宁136
 最后的鹿王..... 黄越城137
 黑子的眼睛..... 藏根林138
 藏羚羊跪拜..... 王宗仁139
 奶羊露茜儿..... 沈石溪140
 麦香..... 王立强141
 鹿..... 张红静141
 母黄羊之死..... 策·罗岱丹巴译/照日格图142

生生不息

最后一朵鲜花..... 詹姆斯·瑟伯译/宫云涛 金志群143
 每个生命都是一种行走..... 王国民144
 鹰与羊..... 查·罗伯茨译/张陟145
 证明自己一定能活下去..... 朱晖146
 新生..... 基里尔·梁波夫译/郭丽姝147
 黑暗中的白色舞蹈..... 徐立新148
 巨石下的救援..... 伊弥149
 星夜噪叫..... 赵雪波 李炎辉150
 海鸟妈妈..... 编译/朱芳151
 再被狐狸骗一次..... 沈石溪152
 两棵树..... 余毛毛153
 海龟班吉..... 上善若水154
 罗德岛红母鸡..... 维多利亚·巴利特译/王悦155
 天堂特使图穆卡..... 沁涵156
 因为活着 所以幸福..... 达妮卡·布劳恩编译/于楠157
 表演跳海的人..... 让·弗朗索瓦·纳米亚译/邓祚礼158
 悬崖上的枪声..... 同一蓝天下159
 1000个水兵和一个婴儿的故事..... 陈海庆 杨海燕160
 小树成行..... 感动161
 穿越沙漠..... 唐俑162
 人生礼赞..... 亨利·沃兹渥斯·费朗罗163
 生命的传奇..... 清风慕竹164
 我本是树..... 余秋雨165
 小红虫..... 简媃166
 绿鸚鵡..... 邵宝健167

一个极限游泳者的人生传奇..... 李佳168
 狼嚎..... 休斯169
 英雄搜救犬..... 译/郑衍文170
 12只狗..... 杰拉尔德·达雷尔171
 孤女斗狮..... 蓝梦172
 城市里的野性..... 薛如刚173
 母性的力量..... 编译/刘蓉174
 有这样一只狼..... 唐俑175
 背人横跨尼亚加拉大瀑布..... 让·弗朗索瓦·纳米亚176
 一条寻亲的狗..... 西克177
 赛莲, 爱的悲歌..... 上善若水178
 人性与野性的较量..... 格拉斯·保尔179
 不可阻挡..... 汤姆·多兰编译/刘宇婷180
 我要飞得更高..... 译/飞鸢181
 逃出冈比亚..... 斯蒂芬·罗宾森182
 冲破罗网..... 袁仁明183
 不屈的警官..... 爱德华·齐格勒184
 海马..... 丘特切夫译/飞白185
 殷红的鲜血..... 黎耘186
 最勇敢的妈妈..... 戴维·贾内利译/王悦187
 野骆驼..... 编译/许金焜188
 在阳光下遇到那只蚂蚁..... 翟杉189
 海豹菲加..... 言言190
 血乳..... 王洋192

CONTENTS 总目录

绝地求存

敬畏生命	张晓风	193
生命的奇迹	吉米·哈利 译/种衍伦	194
乌鲁帕的葵花子	编译/田祥玉	195
生死之间	雷抒雁	196
战胜死的生命力	斯库拉公克 编译/晨 华	197
她的话改变了我的生活	海地·里安·波格阿特	198
阿里无人区鲜花绽放	安 子	199
春天已经来过	张祖文	200
断翅王蝶的飞翔奇迹	感 动	201
给死囚一个选择	伍献卫	202
马缨花	季美林	203
榜样原来是他	钟宛贞	204
生命的交流	编译/蒙 诚	205
与死神搏斗	贝阿塔·拉考塔	206
生之可贵	闫祖刚	207
绝境中的生者	哈夫·B·卡威	208
悠长的鸟鸣	英 涛	209
800万只毒蜂向我袭来	约翰·沙纳 编译/霍革军	210
冬天的魂魄	赵太国	211
极限生存	闵 文	212

只为一朵玫瑰的降生	一叶孤鸿	213
坚强伴她走出险境	忆 馨	214
歌颂生命	蜀乾尔	215
生命的呐喊	感 动	216
珍爱生命	杏林子	217
冰崖英雄	亨利·斯特劳斯	218
智慧的亚马孙植物	徐立新	219
独闯龙潭	西 特	220
马拉河上的爱	陈建宽	221
生命之绿	廖飞雪	222
走出沙漠	沈 宏	223
飞翔的雪鹑	吉恩·利维莱	224
珍惜生命	万理珺	225
坐牢的狗你还好吗	秦肖娜	226
从地拖到天使	詹姆斯·帕尔森 译/程 玲	227
痴 鸡	曹文轩	228
生命的旅程	佚 名	229
艾滋之椅	毕淑敏	230
尊重生命	佚 名	231
复活的蜥蜴	新天顺	232

感悟人生

生命, 生命	杏林子	233
轮椅上的舞者	周海亮	234
像企鹅一样眺望	矫友田	235
甜 豆	茱蒂·查普曼 译/郑惠丹	236
蜘 蛛	普里什文 译/非 琴	237
鸟是树的花朵	罗 璇	237
燕子还巢	雷抒雁	238
致命的优势	奖里平	239
生命之舞	王 悦	240
带刺的巢穴	星 竹	241
树之赞	黑 塞 译/塞华霞	242
金色花	曹乾石	243
一只死去的狼	王 族	244
等待花开的时机	芭芭拉·安杰利斯	245
奇迹鱼	泰莉·巴佑斯 译/郑惠丹	246
巨木之死	布鲁斯·哈特切森	247
啄木鸟与萤火虫	袁 璞	248
雏 菊	陈幸蕙	249
对于死亡的误解	秋风渭水	250
悲情白色鸟	熊育群	251
捕蝶者	筱 敏	252
藏獒的生存法则	张祖文	253
古 藤	王剑冰	254

飞翔的猫	秦 念	255
缓缓通过生命之廊	池 莉	255
哈比之死	张晶晶	256
老猴赫尼	沈石溪	257
沙漠之树	李雪峰	258
蚂蚁人生	威尔伦 译/星 子	258
对生命的两种态度	彭晓东	259
涅槃的古树	河 洋	260
抹香鲸的固执	梁 勇	261
疼 痛	张鸣跃	262
像盲鱼一样放弃双眼	澜 涛	263
鱼鹰的忧郁	祖克慰	264
狂牛悲情	波波安	266
枯树与鲜花	雷抒雁	267
第三只鱼的死亡	魏慧萍	268
鱼和树	缪克构	269
鲑鱼的尊严	洛 水	270
蝴蝶的翅膀	胡 炎	271
尾 光	杜文和	272
三文鱼的生命旅程	俞敏洪	273
生命的碎片	叶广岑	274
天鹅与黑雁	编译/邓 笛	275



找水的沙龙兔

●程刚

沙龙兔是生活在南非沙漠中的一种动物，它的生存离不开水。但南非沙漠大约每两年才会下一次像样的雨，因此，这雨就是动物活命的雨，沙龙兔补水的时机也大都在这几次雨后。

每逢雨后，都能看到成群的沙龙兔向着同一个方向开进。经过观察才发现，这些沙龙兔都在往同一个有着丰富水源的地方开进。奇怪的是，每当成群的沙龙兔补水后，都有几只

兔子死去。是喝多了撑死的吗？可死去的兔子往往肚子干瘪，根本没有喝水。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每当沙漠中下雨的时候，都会有成年的沙龙兔未等雨停便跑上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找到可以存住水的地方。然后这些兔子就会飞速回来，向各个兔子报信，并带领它们去补水，因为多耽搁一分钟，水就可能蒸发或渗入地下。

这几只成年的沙龙兔，一般都

会在到达目的地后，因长途劳累而死去。尽管如此，只要沙漠中下雨，仍会有许多兔子不惜生命继续找水，正因为如此，沙龙兔才得以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现实世界中，也有许多无私奉献的人在默默为我们创造着幸福，而我们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份无私奉献传承下来，就像找水的沙龙兔一样，即使面对死亡也依然执著。



一只叫杜戈的鸟

●张树义

在亚马孙的丛林生活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只叫杜戈的鸟。

一天，我从丛林中回来，在离生态站很近的地方，发现地上有一只深色羽毛的小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鸟，但从它的样子可以看出，这是一只羽翼未丰的雏鸟。

我想它的窝应该就在附近的大树上，可能是幼小好动的它急于窥探外面的世界，却不慎掉落地上。我起初以为它的妈妈会继续喂养它，便不去打扰，谁知它却挣扎起翅膀奔向我，尾随着我来到生态站里。其实，在动物行为学上，这是本能的反应，小动物总是把遇到的第一个活动物体当做父母。

因为雏鸟和成年的鸟样子会有很大差别，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无法弄清楚这究竟是哪种鸟的幼雏。土著撒拉马干朋友以为它属于一种被他们称作杜戈的鸟，于是，我们给这小小的不速之客起名叫杜戈。就这样，杜戈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幼年的杜戈既活泼又顽皮，每天

在生态站里跑来跑去，哪里人多它就吧哒吧哒地凑到哪里。有时大家正在谈天说地，它会冷不防飞到一个人的脑袋上，却又站不稳，于是便摇摇摆摆在人头上跳起舞来。书桌、蚊帐和厨房里，到处都留下它歪歪扭扭的小脚印，我甚至担心它会冒冒失失地掉进饭锅里。

大伙儿也不知道杜戈究竟吃什么，便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所吃的一切都给它。它也不挑剔，米饭、面条、土豆泥、罐头、玉米样样都吃，就差和我们一起喝咖啡了。

夜晚，为了避免它被蛇捕食，我将小杜戈关在悬空吊挂、四周封闭的铁笼子里。小家伙长得很快，不久便能飞到高处了，于是我给它换了个更大的、可以自由出入的“家”。

杜戈很懂事，每天清晨轻轻地跳下来，一步一步绕到我和我爱人的蚊帐前，静静地守候。一旦蚊帐里稍有响动，便“喂儿喂儿”地叫起来，似乎在说：我来了，可不可以进去？

即便是在睡梦中，我们也舍不得拒绝这既顽皮又可爱的小家伙。听到我的呼唤，它马上低下头，将喙贴着木地板插到蚊帐下沿，左右晃动小脑袋，把蚊帐一点一点挑到颈背部。探着头东张西望一会儿之后，它便慢慢挪到我们身旁，撒娇似的依偎着，和我们一起睡个“回笼觉”。

日复一日，杜戈的乖巧为我们远离城市和现代文明的寂寞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然而，这份宁静忽然在一个夜晚被打破了。

深夜，我在梦中被杜戈的尖叫声惊醒，随即听到它扑棱棱地飞进附近的丛林。等我跳下吊床去查看时，哪里还有小家伙的影子。我戴上最亮的头灯，沿着森林边缘大声地呼喊，希望它能朝灯光飞来。5分钟、10分钟、半个小时慢慢地挨过去，没有任何回音，灯光却突然罩住了一条蜿蜒移动的黑色大蛇。

我明白了，一定是它惊飞了杜戈！尽管杜戈此前从未见过蛇，但遗传的本能使它下意识地逃避天敌。我几乎要对这捣蛋的爬虫施以暴力！但更令我担心的是杜戈，它没进过森林，甚至极少飞到树上，茫茫黑夜中等待这个弱小生命的会是什么呢？

终于，挨到了天明，我又到森林边去寻找。这一次喊声刚刚出口，一条黑影倏地从林子里蹿到我跟前，是杜戈！

我差一点叫出声来。瞬间的喜悦抹去了一夜的疲惫，我弯腰将它捧在怀里，眼睛不由自主地湿了。

还有一次，杜戈病了，原因是生态站里的一棵矮树开了许多小黄花，黄花有些甜，它便没节制地大吃起来。第二天，这可怜的家伙不停地呕吐，一整天不吃任何东西。我提心吊胆地陪着它，却又无计可施，只好听凭命运的摆布。它似乎也以为就要与我永别了，寸步不离我的帐篷。漫长的一天又一夜终于熬过去了，杜戈没有飞到另一个世界去，我高兴地把它放在手上荡来荡去，它也撒娇似的在地板上打转转。从此，它再也没碰过这种黄花。

大自然中，幼小的动物在跟随妈

妈生活的过程中慢慢学习取食可吃的食物，杜戈错过了这一过程，没有培养出辨别食物的能力。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工饲养的鸟兽很难再回到大自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喜爱杜戈，杜戈也眷恋我们。每每从森林归来，我时常会遇到在路边树墩上静候的机灵鬼。若我在房间里工作，它便守在一旁慢条斯理地梳理羽毛。饿了便轻轻地叨我的脚趾或是狠命地扯我衣角，却不肯独自走去觅食。

我们有时也带它进森林，它真是乖极了：我们在前面走，它影子般地紧紧尾随着；我们停下来工作，它就在附近寻水果、找虫子，绝不离我们太远。

第一次过河时，它有些害怕，我们走过了独木桥，它还留在对岸大声地叫着。我呼喊它的名字，故意继续向前走，小家伙急了，扇动翅膀扑拉地飞过了河，直扑到我面前。

逐渐地，杜戈长大了，长出长长的漂亮的尾羽，全身深褐色的羽毛饰有乳白色斑点，在阳光下能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颌下还长出一个红色喙囊，我们这才知道它原来是一只绿背冠雉。

以前我们生态站附近曾有绿背冠雉出现，想来那应该就是杜戈的母亲，但当时我们都没有把它们联想到一起。

长大的杜戈也更会调皮了。随我们一起去森林时不再乖乖地走回来，而是赖在地上不动，非要把它放在肩上扛回来不可。

清晨，我着急进森林跟踪猴群，它站在高处，似乎对我的忙忙碌碌无动于衷。可等我刚一踏进森林，便听见身后杜戈的大叫声；随即，一道黑影仿佛从天上降落到我面前。

我又急又气，担心它独自留在森林里会迷路，更担心它被云游四方的猛兽或蟒吃掉，不得不把它抱回大本营里安全的地方。可等我再一进森林，它又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喂儿喂儿”地冲我叫着，让人哭笑不得！

说来也怪，杜戈似乎真有股人的

灵气劲儿，除了我，它越来越不喜欢生态站里其他的男性。

见了新来的男同事，便追着叨人家的脚后跟。黑皮肤的戴斯牟和维牟十分喜欢杜戈，但它却不允许他俩靠前，恨得我大骂它是种族主义者。

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它爱偷看女孩子。生态站有个用木板条编筑的露天淋浴室，每每有女孩儿去洗澡，它便迫不及待地飞上去，站在浴室的高处居高临下地观瞧，惹得姑娘们大喊大叫，直拿我开玩笑。

终于，考察结束了，我不得不同朝夕相处了8个月的杜戈分手。我真想将它带走，但知识和理智告诉我它属于这茫茫的热带雨林。

临行的那天，杜戈仍跟在我们身边玩耍；我们忙着收拾行李，无暇顾及它。不知什么时候，两只与它同类的鸟飞到附近的树枝上，不停地叫着。它们认识杜戈，似乎是在呼唤它。起初，杜戈有些紧张，抬着头紧张地朝上望。

渐渐地，熟悉的声音好像使它明白了什么，它飞上另一棵小树。于是，三只鸟的距离越来越近。一阵狂喜冲淡了几许离别的忧伤，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上帝多么会安排啊！我预感到这是杜戈重返大自然的最好契机。

杜戈瞧瞧两个同类，又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又瞧瞧两个同类，似乎犹豫不决。生态站的同事也发现了这奇妙的事件，纷纷围过来观看，有的随即又转身去取照相机。两只鸟可能是被人们激烈的活动所干扰，并肩飞走了。杜戈没有随它们同去；然而，我们却不得不离开了。

后来，我们听说杜戈在我们离开的第三天终于飞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返回生态站。再后来，人们经常在生态站附近看见三只绿背冠雉，其中的一只不畏人，我想那一定是杜戈了。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再回到努里格生态站，看看杜戈是否还在，是否还能认出我来。

伤逝

● 矫友田

周末，陪儿子看一部关于动物的纪录片，我被其中的一个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是一群可爱的猴子，它们生活在恒河流域的热带丛林中。有一只猴子意外死亡，几只猴子便在地上挖了一个坑，然后将那只死亡的猴子放在里面埋葬。但令人疑惑的是，它们在埋葬那只死亡的猴子时，却将它的半截尾巴露在外面。它们没有离去，而是久久地盯着那露在外面的半截尾巴，看上去神态是那样的虔诚。之后，镜头长时间地停留在猴子的那半截尾巴上面。

忽然，露在外面的半截尾巴随风轻轻地摆动了几下，周围那些猴子呼啦涌了上去，一齐用力将那只死亡的猴子从土坑里面挖出来。它们在那只死猴的身上又挖又挠，见毫无反应，又将它埋入坑里。在它们重复多次之后，我突然明白过来，它们一定是不忍心自己的亲人离去，期望能够有奇迹发生——亲人已逝的生命被重新唤醒。当那一群猴子失望地离开的时候，我的眼睛变得有些模糊了。



这是冬天的一个夜晚，我抚摸着它柔软的黑毛。它的臀部蜷卧在我的大腿上，泛灰色的头靠在我的肩上，一只黑爪子紧紧环抱着我的胳膊。这是我们每晚平静的生活。我从未忘记第一次见到它的情景：有一天，我侄子来了，带着自己的两只猎鹌幼犬，告诉我自选。

我看着肥胖的小毛毛球在地上打滚，正如我侄子确知会发生的情形。我的心变软了。“价格合理，”他劝诱我，“免费！”

我的外孙萨姆，一直缠着我要买只小狗。因此，我怎么忍得住呢？当然，由萨姆为小狗取名为斯皮德。

现在，萨姆是一个小伙子了。斯皮德像我一样，成了老婆婆。我们的行动都不再灵活了。今非昔比。那时，母亲依然健在，同斯皮德与我在一起生活。每天我离家上班时，她从前门向我挥手告别，斯皮德就在她的脚旁。

“做个好姑娘，斯皮德。”一天早晨，我说，并俯身挠挠它的耳朵，“我不在时，你要陪伴着妈妈。”

我转身离去。顺着前面的小路

走至中途，我听到“斯皮德回来！”当一个黑色的移动的模糊物跑过，又顺着街区飞奔时，我一下子停住了。“我不知道它怎么溜出去的！”母亲说。

我在后面追赶它。它停下坐着等我。正当我够得着它时，它又跑开了——这次是朝着房屋！反复来回4次，我最终还是捉住了淘气鬼。“今天早晨，你一定要我锻炼身体，是吗？”我说。斯皮德欢快地吠叫着。

我的“晨练”成了一种习惯。在得克萨斯的酷热中、倾盆大雨下、结冰的滑溜溜的路面上，你会看到我穿着公务装，追捕斯皮德。“那才是好时光，是吗，老婆婆？”

斯皮德抬眼望着我，它的目光搜寻着我的目光，以得到保证。我那双眼睛曾经呈深褐色，因患白内障而浑浊不清，我通过外科手术把白内障切除了。

我帮着它进了地上的狗窝。斯皮德不断地中风，有时，它的身体难以保持平衡。可是，它在窝里欢快地躺下，头垂在一侧，这是它特别喜爱的姿势——除了在我的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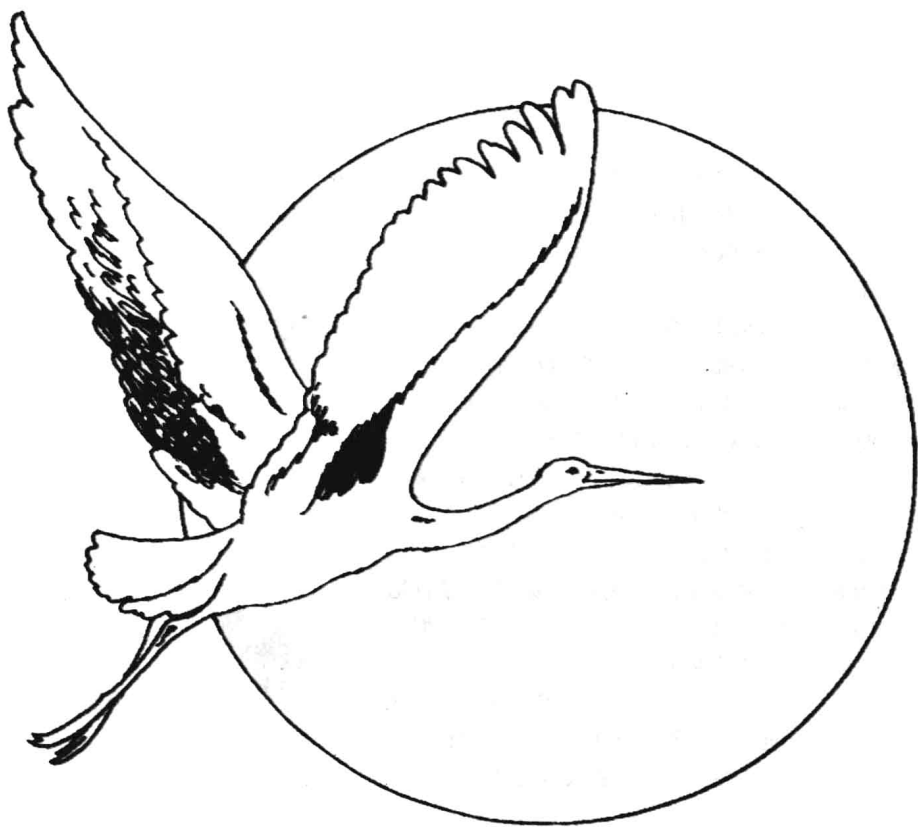
我上了床。它与和我一起还能度过多少个夜晚呢？我自忖道。我的兽医诊所里有一首诗，描述了一座连接着天国与人间的美丽的彩虹桥。一切动物死亡时，都会穿越那座桥。在桥的另一端，年老的狗又变得年轻了。在无尽的绿油油的农田里嬉戏喧闹，期待着它们所爱的人。

“上帝啊，”我掖了掖被子，说道，“当轮到斯皮德时，请让它平静地死去吧。让它快乐地跑过那座彩虹桥吧。”

几周后，我带斯皮德去动物医院洗澡。我开车返回接它时，护理者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斯皮德好像很虚弱，它也许会再次中风。”

她把斯皮德用毛毯裹着，抱到我的车上。它呼吸急促，目光显得呆滞。我把斯皮德抱进房中，径直到了我们的安乐椅上。我把它放在大腿上，抚摸着它的头，“我们到家了，斯皮德。”我柔声说道，“别担心。我不会离开你。”

斯皮德抬起头，靠着我的肩，它的爪子紧紧环抱着我的胳膊。我们就待在那儿，直到我们都睡着了。子夜



末日

●〔美〕迈茨勒 编译/李起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种神奇的“草”——风流草，这个调侃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一种草木被冠以“风流”二字，不知有着怎样迷人的风情？

其实这是一种奇特的落叶小灌木，并没有常见草类的柔弱风骨、纤纤妩媚。朋友见到的风流草生长在菲律宾的丘陵山地中，似树非树，似草非草，高达60厘米，叶子由三枚小叶片组成，中间一叶较大，呈椭圆形或披针形。它的生长环境可谓恶劣，风暴和泥石流是它宏大的灾难，山岚和迷雾是它微观的考验，那里阴森如魔怪的“心肠”，潮湿到连空气都会霉变，终日不见太阳是常有的待遇。

但是风流草自得风流，在恶劣的环境中尚有一颗“载歌载舞”的心。黑暗可以让它泪水长流，更可以点燃它对阳光的敏感、渴望和虔诚。只要树缝里漏过一点点阳光，它就猛然醒来，那么迅速地去攫取亮光，全身舒

风流草

●孙君飞

展，精神焕发，两侧的小叶片从容优雅地向上收拢，如同用手拥抱光明，然后快速垂下，不停地画着椭圆曲线，在美的舞蹈中忘我而感恩。它的舞蹈随着光与影的变化而作着微妙的调整，时快时慢，有光则舞，无光则息。阳光愈强烈，它的舞蹈愈火热，有时候树缝间的一点点慷慨，都会让它绷紧全身的力量，追随无比宝贵的光线，轻捷地旋舞，陶醉地成长，一分钟内它会重复多次，犹如蝴蝶奔向火光的那一段风中流韵，华彩顿起。

阳光像米粒那么小，生命的欢欣像天地那么大，风流草就这么昼夜梦

想，在黑暗中时刻期盼着一米阳光的降临，时刻准备着飞身起舞，在生命舞台上生辉，倾情流转。

传说有探险家迷失在林中，黑暗潮湿的森林张开巨大的翅膀，扑灭了他求生的火光。饥饿劳顿，风雨乖戾，沉重的恐惧将他压入林地，他宁愿平静地躺着死去，也不愿再在“魔域”里苟延残喘。

忽然，阳光漏过树缝，真像小小的米粒，晶莹剔透，活色生香，像童话那么美好，像梦幻那么空灵。他不知道林中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而在他的身边，有一株他压伤的风流草，当阳光的米粒滚落到这里，它立刻抖擞了精神，对着光亮的方向翩翩起舞，舞得那么专注忘我，那么欢欣鼓舞，它的快乐纯粹动人，仿佛天堂也被它旋转起来。它逐渐加快了舞蹈的动作——

哦，林中一片光明。风流草的舞蹈仿佛驱散了令人窒息的阴霾。

探险家犹如受到神灵的启示，他艰难地爬起来，朝着风流草深深鞠躬，怀着一颗坚韧而快乐的心，勇敢地走向阳光奔涌的方向。

我无缘见到如此撼人心魄的风流草，只有怀着敬意赞叹之，向往之。

“风流”二字，它当之无愧。这种风流是源自灵魂的风流，是全部生命蓬勃而出的风流，风骨柔弱、妩媚纤纤的草类永远学不来！

刚过，斯皮德开始吠叫。我能看出它的痛苦。它的呼吸变得刺耳而急促。

“上帝啊，”我说，“请派给我一位天使，帮助斯皮德度过这种痛苦吧。如果这是它离去的时刻，请让这些时刻快乐而平静吧。把天使派到我们家里吧！”

话语刚刚出口，这时，我觉得房间里真的变了。某人或者某物已经进来了，我能觉察出来。斯皮德与我不再寂寞。我环视四周，可是，哪儿都没有人，我没看见什么人。而那是什么呢？在紧靠远处的墙的椅子上，我用眼一瞟，就看到一只有着深褐色眼睛的黑狗，就像斯皮德一样。

“斯皮德，”我低声说，“我想上帝为你派来了一位天使——一只来抚慰你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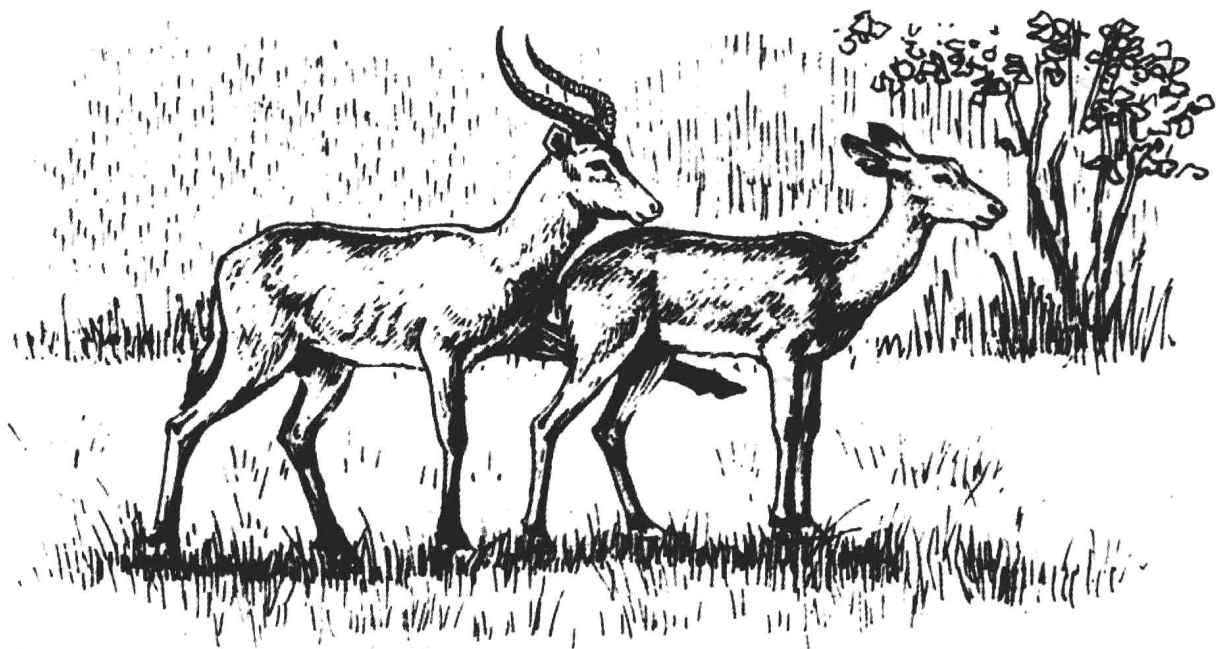
斯皮德哀号着在我腿上挣扎，表示它要出去走走。我把它抱进后院。“天使狗”跟我们一起进来了。它大约齐腰高，飘至我的左侧。如果我偷眼瞧瞧，刚好看见它，就在我身后。

我把斯皮德轻轻地放在草地上，“天使狗”消失了。我把斯皮德抱回屋时，没有发现令我们慰藉的朋友，但我依然会感到它的存在，像刚才一样坚定。

斯皮德的呼吸平静下来，它只是显得疲惫而没有不安。我把它放在我

椅子旁的窝里，它的头垂在一侧，它喜欢这个样子。斯皮德伸出一只小爪子触摸着我的椅子，如同它是只幼犬时，安静地入睡。我松了口气。斯皮德不再痛苦，而且，它并不孤独。有我在它身边，一位天使为它领路，仁慈的上帝正盼着迎接它去天国。

大约早晨8点，斯皮德的呼吸减弱了，停止了。我确信了我所知道的事，斯皮德的天使已护送它穿越了彩虹桥。可爱的斯皮德会从那儿期盼着，在某个宁静的末日，我自己的天使将引领我穿越彩虹桥。



母羊第一次产羔子的时候，就像偷偷地爱了一次又不小心怀孕的少女一样害羞。她还不知道肚子里这个自己孕育的生命其实更可以说是上苍的赐予，却想着尽快地摆脱这个意外到来的生命的纠缠。

要知道，在我们尧熬尔人古老的经卷里，这都是不能饶恕的罪过啊！

但这些罪过，年轻的母羊和同样年轻的少女一样，她们是不知道的，需要有人去开导。

那一年，不满两岁的童巴子银耳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意外地分娩了。银耳是我们羊群中最漂亮的一只小母羊，尤其是那一对耳朵，又白又亮，发着银子一样的光芒。因为这样，我们叫它银耳当然是没有错的。

银耳的分娩是顺利的，阿妈这样说。我们得到银耳顺产的消息，都为银耳有了孩子快乐着，我们都期望它的孩子快点长大，也长得和银耳一样美丽。

可银耳却做出了所有牧人都不愿看到的事，它不但不照料自己的孩子。当孩子挣扎着找它吃奶的时候，它还会毫不迟疑地一头将刚刚出生的孩子顶翻在地，然后自己如释重负地摆头走开。

这可激怒了阿爸，阿爸怒不可遏地要拿鞭子抽，我们都围上去挡住

母羊的眼泪

●阿拉旦·淖尔

了。我们姐妹几个谁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心爱的银耳挨打。

阿爸一生气，扔下鞭子走了。边走边说，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自己不管，那就叫它饿死算了。

这时候阿妈抓住了银耳，搂着银耳的脖子蹲下身来，让它和自己的孩子站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听到了阿妈悠长的歌声：

“嘿……呀……噫……帐篷被雨水淋湿了，这不是白云的罪过。雨水哺育肥沃的草原呵，草原养育了万物。生命的露珠流进你的身体呀，这不是你的罪过。生命走出了你的身体，它是天爷爷所赐的神物。伟大的山神给了牧人和牛羊慈爱呵，我的银耳，我的银耳，你怎能抛弃你生命里的花朵？罪过呀，罪过。”

银耳在阿妈的歌声中渐渐安静下来了，它开始低下头来闻自己的孩子，它还伸出粉红色的舌头慢慢舔着孩子身上的体液。阿妈的歌声越到后

来调子越忧伤，听得我心里都酸酸的。我从羊圈的一个角落里走到了银耳身边，我看见银耳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从深深的眼底溢出一层淡淡的水波，它一动不动地垂着头，注视着自己还湿漉漉的孩子，似乎渐渐感到这就是刚刚从自己身体里爬出来的另一个生命。不一会，我就看见银耳眼眶里滚出了几颗硕大的眼泪。阿妈又唱了一遍的时候，她搂着银耳脖子的手已经松开了。可银耳的眼泪还在连续不断地流着，它的脸颊上已经有了两道清晰的泪痕。阿妈用手抚摸着银耳的头，银耳的伤心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它用鼻子发出一种类似忏悔的声音，并又开后腿，让孩子顺利地找到了它那少女一样精美的乳房。小羊羔开始吮咂的时候，我看见银耳脸上盛开了世界上最甜美的笑容。

后来我长大，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的时候，在无数个孤独的白天和夜晚，我都被多年以前那个早晨银耳流出的眼泪温暖着，感动着。它让我一次又一次在睡梦中回到我童年的故乡——八个家草原。

我们牧人们认为：世上所有一切生命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没有什么化不开融不掉的积怨，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接不住的绳索。

獾是一个让人依靠和信赖的朋友，总是乐于帮助大家。他已经很老了，老到几乎无所不知，老到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獾并不怕死。死，仅仅意味着他离开了他的身体，獾不在乎。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身体早就不听使唤了。他只是担心他离去之后朋友们的感受。为了让他们有心理准备，獾告诉他们不久的某一天，他会去下面的长隧道，当这一天到来时，希望他们不要太悲伤。

有一天，当獾看着鼯鼠和青蛙比赛冲下山坡时，他觉得自己特别的老、特别的累。他多想和他们一起跑啊，可是他知道他的老腿跑不动了。他久久地看着鼯鼠和青蛙，他享受着朋友们的快乐。

他很晚才回到家。他向月亮道了声晚安，然后拉上窗帘，把寒冷的世界关在了外面。他慢慢地朝深深的地下走去，那儿有温暖的火炉在等着他。

他吃过晚饭，坐在书桌前写信。写完信，他在火炉边的摇椅上坐了下来。他轻轻地来回摇晃着，很快就熟睡过去了，他做了一个奇怪却很美的梦，一点儿都不像他从前做过的梦。

让獾吃惊的是，他正在奔跑。他

的前头是一条好长好长的隧道。他变得双腿非常强壮，稳稳地朝着隧道跑去。他不再需要拐杖了，他把它扔到了隧道的地上，獾飞快地跑着，在长长的隧道里越跑越快，最后，他的脚爪离开了地面。他觉得自己在翻腾、旋转，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却没有受伤。他觉得自由了，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的身体。

第二天，獾的朋友们都焦急地聚集到了他的门外。他们担心，是因为他没有像平时那样出来说早安。

狐狸报告了一个悲伤的消息，獾死了，他把獾的信读给大家听。信写得很简单：“我去下面的长隧道了，再见。獾。”所有的动物都爱獾，大家都非常伤心。特别是鼯鼠，他非常失落，孤独，难过得要命。

那天晚上，鼯鼠在被窝里一直想着獾。眼泪顺着他天鹅绒般的鼻子流下来，他紧紧抱着的毯子都湿透了。

外面开始下雪了。冬天来了，很快，厚厚的积雪把动物们的家埋了起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会待在温暖而舒适的家中度过寒冬。

雪盖住了乡村，却掩盖不住朋友们的悲伤。

獾总是在别人需要他的时候出现。现在他不在了，动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獾说过希望他们别难过，但这真的很难。

春天快到了，动物们常常互相串门，常常说起獾还活着的那些日子。

鼯鼠很会用剪刀，他说起了獾教他怎样用一张折纸，剪出一长串鼯鼠的事。那天，他剪了一地的纸鼯鼠。最后，他终于剪出了一长串手拉手的鼯鼠，他说他还记得当时的喜悦。

青蛙是一个滑冰高手。他回想起怎样在獾的帮助下，在冰上迈出打滑的第一步。獾亲切地带着他滑，直到他敢自己滑。

狐狸想起他小时候总是系不好领带，是獾教会了他。现在，狐狸会系各种各样的领结，有些系法还是他自己发明的呢。当然，他自己的领带也总是系得无可挑剔。

獾把自己烤姜饼的独家秘方，教给了兔子太太，还教她怎样烤出兔子形状的姜饼。兔子太太出色的厨艺，在全村都出了名。

所有的动物对獾都有一段特殊的回忆——他教过他们的一些事情，他们现在做得好极了。獾给每个朋友都留下了离别礼物，他们可以永远珍藏下去。有了这些礼物，他们就能够互相帮助。

等到最后的积雪融化了的时候，动物的悲伤也慢慢地融化了。每当提到獾的名字，说起獾的又一个故事，大家都露出了微笑。

一个温暖的春日，鼯鼠走到他最后一次看到獾的山坡上，他想要谢谢獾送给他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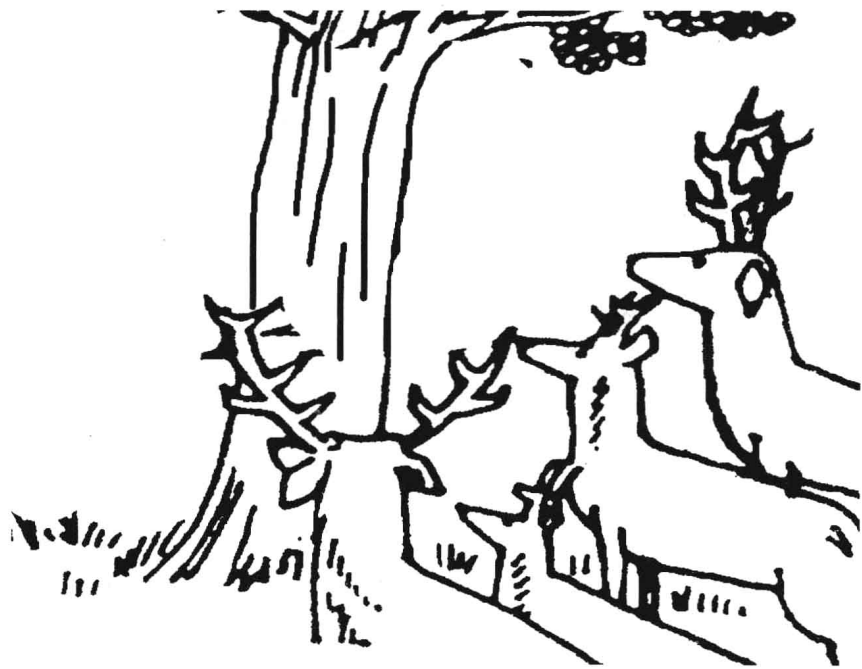
“谢谢你，獾。”他轻轻地说，他相信獾能听到。

是的……獾一定会听到。

獾的礼物

● [英] 苏珊·华莱

○译/杨玲玲 彭懿



将最后一集剧本交到导演手中的时候，我轻松地舒了口气。按照合同，最后一稿改完，我就可以拿钱走人了。

一切都顺利。剧本交上去了，钱也打到我的账户上了，宾馆的钥匙退了，机票订了，可是，到了机场，我被拦住了，说是剧本出了问题，让我回去。就这么着，我又回到了宾馆。

导演、制片人、演员坐了满满一屋子，我的剧本就被摊放在桌子上，像个没人搭理的孩子。

“怎么回事儿？”我一进门就问。

“这儿，”导演指着手中的几页文字，“你看，就这儿，这儿有点问题。”我一看，就笑了。哎，我以为什么呢，这只是个细节。

我写的这个剧本是一个有关保护野生动物的儿童剧，其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某自然保护区内，母猴子正带着孩子自由地玩耍。突然，一个偷猎者出现，将猎枪对准了母子俩。母猴发现猎枪后立刻大叫一声，然后带着孩子迅速逃离。这时枪声响起，小猴饮弹身亡，母猴含泪逃离。逃出不远，又跑回孩子身边，枪声响起，母猴也中弹倒下。这样写当然是为了

突出猴子的母子情深，目的就是想唤醒那些偷猎者的良知，让他们放下猎枪不再屠杀野生动物。这细节是大家讨论后的结果，我正是按照这个设定去写的，怎么现在又说出了问题呢？

“是这样的。”制片人站起来说：“刚才拍到小猴子遭难这个细节的时候，咱们这个扮演母猴的演员提出来这个细节不合理。杨艳，来，把你的思路给编剧说一下。”

于是，那个叫杨艳的女演员站起来。这是一个较内向的女演员，没说话已经先窘红了脸。或许看出我的不满，她对我友好地笑笑说：“今年，我有幸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我参观了自然保护区，听到了一个关于猴子的真实故事。故事的内容和我们剧本中的几乎相同，也是在一个自然保护区里，一个母猴带着孩子在玩耍，偷猎者出现，母猴发现了猎枪，

不同的是，发现猎枪时，猴妈妈的举动是，举起手拍拍自己的胸口，将胸膛对准了枪口，然后将小猴子举过头顶……”

“就是这样的。”女演员说着，拍拍自己的胸口，慢慢将手臂举过头顶。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女演员的声音忽然颤抖起来：“猴妈妈不知道枪口是可以移动的，它以为，只要将小猴举过枪口的高度就能逃离子弹。所以它十分努力地举着它的孩子，并勇敢地将胸膛呈现在猎人面前。面对死亡，猴妈妈没有想到跑，它想的只是用自己的胸膛挡住那颗子弹，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孩子的生命！”

故事讲完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说话，我默默地坐到电脑前，直写到天亮。这部戏上演时，所有看过的人都记住了那个细节，后来我的剧本获了奖，那个女演员也出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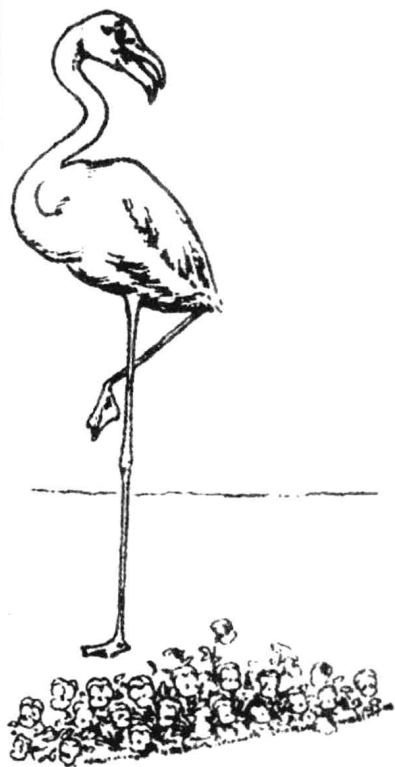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每当我想起这个故事，就会想起女演员那高高举起的手臂。这个细节，无数次让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细节

● 上善若水



流浪鸟的尊严



一次坐船从上海去南美，船只进入印度洋，新鲜感已荡然无存。茫茫大洋只有我们一条船，每天云伴日落、风伴月起，只能躺在床上听涛声了。一天似睡非睡时，听见有人高喊：“海鸟，有海鸟。”急忙跑出去，果然成群结队的海鸟在平静的海面上结伴翱翔，老船长介绍说：“这里离毛里求斯岛很近，海鸟百公里内常有海鸟。”果然船开远后，海鸟再也看不见了，我就失落地回房间了。

第二天，走在甲板上，发现乘客围着栏杆议论纷纷，原来还有一只海鸟栖息在船最高处的主桅，发灰的羽毛，精小的体形。

“这只鸟怎么这么难看？它怎么会在这里？”

“这应该是昨天飞散的一只鸟。”

“它肯定把船锚当成岛屿了，这一停下来它就再难回去喽。”

“真可惜，它就这样迷途了。”

“这应该是一只军舰鸟，听说这种鸟一直会跟在船后面，吃船上倒下去的垃圾。”

“迷途有什么关系？它肯定很高兴！”

“原来如此，怪不得。”

甲板上的人恍然大悟，因为贪恋一点船上倒下去的垃圾居然远走他乡，从此在这茫茫大洋上不知道归途，刚开始人们的同情和惋惜现在变成了鄙视。最后有人深刻地叹息说：“诱惑无时无刻不在，就看你如何去抵挡了。”然后我们就进餐厅吃饭去了。

吃过晚饭再出来，发现那只军舰鸟在十米的高空静静地飞翔。有人把一块馒头掰开向它抛去，想喂它点食物，但它毫不理睬，如此几次大家变得有些愤怒，就拿东西砸它，它还是毫不理睬。突然它像一个自由落体的

石头猛地扎进水里，溅起一米多高的浪花，没等我们明白怎么回事，它从水中飞出，嘴里一条鱼扑打着尾巴。如此矫健的动作令在场的人看傻了，不由地称奇：“没想到这只军舰鸟还这么厉害。”这时老船长走过来，说：“这不是军舰鸟，是一只流浪鸟，它饿死也不吃别人扔的食物，一定要自己到海里抓活鱼。”

人群沉默了，我心里一颤，原来我们误解了它，以为它跟着我们就是想沾光享福，想不劳而获。

事实上，这样的误解何止对一只海鸟。面对衣衫褴褛者，我们常轻易地定论命运不佳而同情；如果这个人为人行为猥琐，那无疑他人品就有了问题，我们会惋惜：如果这个人再有什么有求于我们，我们大可冷眼鄙视他，却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看到的或许只是表面，而没有看到他骨子里的坚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如果他是靠自己的双手，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鄙视他呢？

我曾在街头看见一个断了两条腿拉二胡的乞丐，一曲《二泉映月》婉转动听、荡气回肠。但每次他不拉完，决不肯接受别人的馈赠，而且当递过来的钱超过一元时，他一定要找还。我问过他为什么，他淡淡地说：

“就值这么多！”

后来每天早晨我一起床，就一定要去看这只流浪鸟，果然它决不吃船尾的垃圾，不管刮风下雨，狂风恶浪，它每天依然一次次奋不顾身地向水里砸去。也有不相信的人拿来肉喂它，它视而不见，毫不动。

这只流浪鸟陪伴了我们一路，从印度洋到大西洋，又从南美回到印度洋。一天早晨，我从船头找到船尾怎么也找不到它。猛然想起昨夜我们又重过毛里求斯岛，它一定是回家了。

麻雀的铁骨

● 车丕志



猎人老黑是驯养动物的高手。他先后驯服了老虎、大象、黑熊、野马、孔雀等，他常常带领它们外出表演各式各样的节目，博得了人们的赞赏，为此老黑得意极了。在老黑看来，世界上没有不可以驯服的动物。

一天，老黑看到几只麻雀在树上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吵吵闹闹，十分有趣。他想，如果把麻雀驯服了，为自己解闷，那该多好呀。于是，他捉住了一只麻雀，决定把它驯成一只聪明听话、善解人意的小家伙。老黑驯服动物的办法很多，有时用硬的，有时用软的，有时软硬兼施。总之，经过他一番苦心的训导，没有不买账的。他想，驯服这只小小的麻雀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老黑将麻雀装入一个笼子里，他在不远处仔细观察麻雀的表现。只见麻雀拼命地向外撞来撞去，屡屡不能成功，但并不放弃。时间长了，感到累了，麻雀就歇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寻找出去的路径。老黑想，和其他动物一样，麻雀的求生欲望是很强的。是呀，在这个世界上，有哪种动物不想活呢？只要它想活，最后就得听我的。老黑感到很自信。

过了半天时间，老黑估计麻雀已经又累又饿了，肯定是很想吃东西了。于是，他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麻雀爱吃的谷子和小虫子扔进笼子里，然后躲在一旁偷偷地瞧。出乎意料的是，麻雀对那些食物看都不看一眼，继续它的抗争。

老黑想，你想和我斗意志，门儿都没有，我有的是耐心。你现在不吃，当饿得挺不住了，你就会吃的。当你吃了我的东西，你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里了，以后，你就得让我摆布。

一天时间过去了。按说，这时麻雀应该饿得十分厉害了。老黑不时地为麻雀更换食物。但是，麻雀却仍然不吃。老黑有些着急了。他寻思，这麻雀玩的是什么把戏，难道它宁死不屈？这真令人难以理解。

发现软的不行，他决定采取硬办法。于是，他伸手抓住麻雀，硬把食物塞到麻雀的嘴里，想强迫它进食。可是，麻雀还是不买账，它不下咽食物，还用尖尖的喙狠狠地啄了老黑的手指，痛得老黑直喊哎哟。遇到麻烦的对手，老黑并不感到扫兴，而是颇感有趣。他想，现在我遇到了世界上最难缠的家伙，我一定要

战胜它。

他决定采取更狠的办法。他抓来几只鸡，在麻雀面前接连地割断了鸡的脖子，鸡的鲜血直流，一个个在地上拍打着翅膀，做最后的垂死挣扎。通常来讲，这个办法是很管用的，许多动物面对血淋淋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最后放弃了对抗。老黑曾用这个办法，驯服了猴子等多种难以对付的动物。

可是，老黑又一次失算了。不过，他还是不甘心，又请教了许多驯养动物的高手，采取了种种尝试，末了还是没能成功。麻雀仍然大义凛然，威严不可侵犯。不自由，毋宁死，为了自己的尊严，麻雀是不怕死的，它用顽强的绝食来对抗老黑。

最后，老黑终于明白了：麻雀看起来平凡无奇，它却是世界上最坚强不屈的动物。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杀死麻雀，却不能战胜麻雀。于是，他决定，要放了这只英勇的麻雀。

当老黑打开笼子的时候，却发现麻雀已经死了。老黑十分悲痛，后悔不迭。他小心翼翼地把麻雀给埋了，还破例为麻雀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不可战胜的动物。

很多次，我的心被那些顽强不屈的生命震撼着。

它们生长在雪域高原——西藏，它们的脊背距离太阳是那样近，它们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驮羊”。

它们的身躯是那样弱小，时时刻刻都在迎着刺骨的寒风，奔波在苍茫的高原之上。它们显得异常渺小，甚至会令人产生错觉：它们的生命弱不禁风。

驮羊从降生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一生与驮袋相伴。当遥远异乡的庄稼熟透的时候，驮羊便开始踏上它们生命中险恶的征途。商客们赶着羊群来到盐湖边，他们要将那些盐巴驮运到遥远的异乡，然后换回来维持生命的粮食。

驮羊队少则四五百只，多则数千只。当驮羊们背负着沉重的盐巴，朝着主人指引的方向，毫无畏惧地走下去的时候，又一段被血水浸染的传奇开始了。饿了，它们就刨开足底下的石砾，嚼食枯草；渴了，它们就舔噬路边的积雪。所有的一切，驮羊们都能够坦然面对，因为它们的生命早已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

在艰难的途程上，它们最大的对手是疾病，还有突然袭来的暴风雪或泥石流。即使遭遇到，它们也不会停下前行的步子。它们明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向前走下去。如果倒下，也要像路旁的那一架架白骨一样，给后来的伙伴们壮行。

它们的队伍越走越少，它们的身躯也越来越羸弱。然而，它们仍会毫不气馁地朝下一个目标走去。

驮袋磨破了它们的肌肤，渗出的盐渍将它们的肌肤和驮袋融为一体。当它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终点之后，又要面对悲壮的一劫。当驮袋从它们脊背上卸下来的时候，有些驮羊的肌肤顺势被撕扯开来，空气直接灌入它们的胸腔，瞬间倒毙。白的雪，红的血，这就是驮羊眼里的世界。年复一年，它们用坚强的四蹄叩击着空旷的高原，叩击着每一颗曾经接近过它们生命的心灵。

在我的身边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在青海当过运输兵。退伍之后，他回到家乡务农。然而，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却酷爱文学。结婚之后，妻子对他的爱好也全力支持。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先后出版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在其中一部描写西藏风情的作品中，年过50的他，竟两次奔赴西藏实地考察。他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不少大奖，而他最终也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然而，几年前，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不久，儿子也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之后，他的老父亲中风，家中遭窃……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我的那位朋友没有倒下，而是将内心所有的痛苦化为动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又完成了3部作品。

那是在一次聚会上，提起那些痛苦的往事，他神情坚毅地说：“我是一只驮羊，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往前走下去。当我倒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在场的人，大都不知道驮羊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而我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模糊了。朋友因为去过西藏，对驮羊这种动物也是刻骨铭心的。那一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他不就是一只艰难的人生路程上前行的驮羊吗？

背负太阳的羊

● 矫友田

